



于漪 耄耋之年矢志不渝担纲国家教改先锋 一辈子在讲台上唱响生命之歌



“我，一个耄耋老人，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、参与者，也是受益者。”今年整90岁的于漪老师，昨天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为华东师大“大夏教育高端论坛”作主题演讲，讲述自己“一辈子当教师，一辈子学当教师”的光荣与梦想历程。

她说：“教师最为关键的是点亮生命的灯火，持之以恒地燃烧。”

“教师的人生是双重奏，不仅需要明晰方向，走好自己人生的道路，更要用灯火点亮学生，引领学生走好人生的道路。”从教68年来，于漪老师一肩挑着学生的现在，一肩负起国家的未来，以“滴灌生命之魂”的勇气和决心，矢志不渝地行走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。她说，“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高尚，就是选择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相连。为人师表，就是点燃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们的教课，我们的育人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是要带着理想情怀和责任担当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，必须传播思想、传播真理，在孩子心中点亮一盏明灯。”

于老师喜欢用“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”这句话点睛教师工作的神圣。近年来，于老师每年都准

备一本专用的挂历，几乎上面的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，在许多个格子里，她还要画两个甚至更多的圈，这便是她的工作日程。退休后，她逐字逐句审阅了全部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。至今，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，下午开展说课、评课。前不久，她腰椎骨折，卧床了3个多月，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青年教师的课题和论文，走进课堂听课评课，为推进教育综合改革、为办好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倾注心血。她用不知疲倦的奋斗，践行着“让生命与使命同行”的铮铮誓言。

她说：“教师最难做到的是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，并在教育教学中付诸实施。”

“一个学生一个样，每一个学生都值得被尊重。”于漪老师认为，教育应当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，而非一个模子的刻板教育；局部相加并不等于整体，碎片化教育组不成不了框架；学生的个性是教师的财富，对学生的尊重是起码的教育前提。人生是单程票，每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，要把人放在第一位。教师要了解孩子，这是教学当中的唯物观点。知心才能教心，绝大多数老师讲的话全是正确的，但学生能听进去多少是要打问号的，有时候学生



■ 于漪老师

认为老师讲的是“老古董”，那些大道理或空洞说教他们不要听，这就需要教师变换方法。

于老师举例说，学生常写错别字，机械抄写多少遍往往会让它们产生负面情绪。如果教师对字形结构分析透彻，学生不仅易记，还会产生探究的兴趣。她说：“曾经有调

皮的男生对我说，他看‘笑’字就像人的脸露出高兴的神态，眉毛弯弯的，眼睛眯成缝，一撇一捺就像笑起来腮勾勒出的线条。他看‘哭’字，两只眼睛像两张嘴，水从里面淌出来，很难看的样子。学生对字的构成生发出想象与感慨，这不正是创造性思维吗？”

她说：“教师最需锤炼的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功，要有真本领。”

“课堂教学是一名教师安身立命之本，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有兴趣。”于漪认为，教师要传播真理，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作支撑，自己首先要学有所得、学有追求、学有方向。除了加强课堂教学水平，教师还需要练好倾听的基本功，倾听学生内心的需求和生命的呼唤。

于老师说：“我一辈子有个座右铭，就是汉代刘向说的‘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’。我教了一辈子的语文，至今没有脱愚，很多东西若明若暗，说不清楚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诗歌，怎么教才能够打动孩子？我大概最成功的就是教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，教完后学生一直记得，多年后还能给我背诵，这是因为打动了他们的心灵，是以情激情的结果，因为我充分利用了诗歌的特点呼唤真情真心。所以，很多文体的教学究竟怎么打动孩子的心，在今天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被知识点所俘虏，丢掉了魂。把文章教得失魂落魄，是没有办法感动学生的。”于老师认为，教师不可能把文章的所有妙处都教给学生，因为教学不是一次完成的，它是不断完成的。在教语言文字的时候不能把魂丢掉，动人心者莫过于魂。 首席记者 王蔚



择一(医)事，终一(医)生。用这句话形容王宏伟和王秀丽夫妇，再合适不过。58岁的王宏伟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皮肤科主任，55岁的王秀丽是上海皮肤病医院教授、同济大学医学院光医学研究所所长。夫妻俩同为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首席专家，合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7项科技大奖。他们的儿子青出于蓝，国内外双博士毕业后，也选择从事与父母一样的职业。

选择共同的专业

王宏伟一家三口分别来自于复旦、同济、交大医学院，从事一个共同的专业——皮肤科学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王宏伟在河南焦作皮肤科工作岗位认识王秀丽，共同的志向、互补的性格让他们牵手。之后两人又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读研和工作。“我们每天骑自行车到实验室，早上路边买10个豆沙包打发三餐，再带一个空的塑料瓶灌水喝。经常在实验室里呆一整天，外面刮风下雪都不知道。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，没有丝毫感到生活的苦，只有对皮肤科学的热爱。”王宏伟说。

后来，夫妻俩双双来沪，逐渐成为国内皮肤病领域学术界的领军人物。

1996年，王秀丽在国内率先开展光动力治疗皮肤肿瘤，之后她



■ 王宏伟一家三口合影

又创新性地将光动力技术应用用于治疗良性增生性疾病，通过大量科学实验，完成机制和治疗参数研究，制定出适合中国人皮肤的“中国标准”。

接着，王秀丽用光动力治疗攻克又一个难题——重度痤疮，成果被《2016年美国痤疮治疗指南》引用。目前，有上千家医院开展了光动力治疗，有近百万人次患者受益于这项新技术。光动力治疗已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载入皮肤病治疗学，被誉为“转化医学”的成功典范。

王秀丽和她的团队还在国内最早开展光动力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，将团队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与全国皮肤科同道分享，积极推

动和普及光动力治疗在全国皮肤科领域的应用。

王秀丽的成功，离不开丈夫背后的默默付出。在这样一对伉俪的情感和事业里，有融合一致的医学理念和人生理想。

关注老年皮肤病

王宏伟说，早年夫妻俩一起“瞄准临床问题、紧跟患者需求”，用光动力技术攻克临床难治性疾病。后来王宏伟开始关注老年皮肤病领域。在他看来，中国有2亿多老年人，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，老年皮肤病也将急剧上升。而国内还没有一家医院以老年皮肤病作为主要学科发展方向，中国亟需一支关注老年皮肤健

全家深夜“会诊”破解难题

3年前的一天，王宏伟接到外省政府部门的电话，邀请他会诊一个特殊疑难病例。患者曾辗转国内多家大医院，不能明确诊断，花完家里所有积蓄，孩子因穷辍学，网友发帖“农妇患怪病全身皮肤溃烂”求助社会，被多家网站转发，一时间引发社会热议。

回家后，王宏伟将患者病情告诉妻儿，一家人针对患者病情展开讨论，夫妻

也因意见不一而争论，儿子负责搜索国外相关文献资料。“会诊”持续到深夜，一个清晰的思路呈现：这种“怪病”临床表现看似“坏疽性脓皮病”，实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疾病——皮肤淋巴瘤。

第二天，王宏伟就搭乘航班前往外省会诊，经检查，最后确诊患者是结外NK/T细胞淋巴瘤鼻型，一种高度侵袭性的非霍奇金淋巴瘤。 本报记者 左妍

康的医疗专业队伍。

从零开始，王宏伟建立国内第一个老年皮肤病学组，让更多医生重视老年皮肤病学科；从编著老年皮肤病书籍开始，让更多医生有专业书籍学习；从制定老年皮肤病诊疗专家共识开始，让更多医生专业规范地诊疗老年皮肤病。目前，国内多个医学学会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老年皮肤病研究或治疗中心，一支保障老年皮肤健康的专业队伍已经日渐成熟并日益强大。

医学情怀延三代

王宏伟的父母都是医生——父亲是检验科的主任，埋头苦干一辈子，默默奉献给检验医学；母亲是肾内科医生，在国内最早一批开

展血液透析。王秀丽的伯母陶其敏，曾将自己研发的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注射在自己身体里，开创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事业。“前辈给予我们的是踏实和奉献，我们希望孩子能创新并坚守。”王宏伟说。

儿子王博，从小跟着父母辗转各地，多次转学，但学习成绩优秀。小时候他曾抗拒做医生，觉得爸妈很辛苦，给自己童年的陪伴也不多。可到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，依然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医学，这可能就是“医学世家”的影响和血脉传承。他以高分考入交大医学院8年制博士，又赴海外留学。如今，国内外双博士毕业的王博，也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，延续了这个医学之家的初心与梦想。 本报记者 左妍